



阅草记

宁夏散文作家,中国作协会员  
阅草木本心 著人情文章

## 农事

□刘汉斌(宁夏银川)

我想借用一茬玉米去揣摩一座山的脾性。初到六盘山下生活的第一年,气温回暖快,桃花开得早,山桃花开得正盛时,我迫不及待地种上了玉米。桃花落时杏花开了,气温持续走高,地里的玉米零星星星出了苗,邻居们才开始覆膜,准备播种玉米。正当我沉浸在先人一步的庆幸中时,不幸的事在半夜悄然降临,玉米苗正是两叶一芯,夜里一场霜冻悄然来临,杀了玉米苗的绿。农谚不是说:“清明断雪,谷雨断霜”吗?眼看快到立夏了,怎么突然来了霜冻呢?这时候,再看长久生活在山下的人们,他们的玉米种子都正在土里生根发芽,躲开了这场霜冻。

在我不知所措的那几日,却欣喜地发现,六盘山只是给了我一次严厉的警告,而非惩戒。先前冻死的玉米叶片已经坏死脱褪,嫩绿的叶芽又从土里钻出来了。我的心里却并未产生快慰。毋庸置疑,农谚来自书本,我理解得还是过于浅薄和片面。生硬地将北方农谚套用在这里,是我初入六盘山犯下的错误。惊心动魄的遭遇之后,我又识得了另外一个农谚:“过了四月八,庄稼汉心放下。”权当是六盘山托人带给我的话,谨记。

所幸我种的是玉米,玉米皮实,被冻掉的是它虚晃一枪的叶子,这些叶子在拔节和开花以后,都会消失不见,它的生长点此时还在土中,被这

些叶子包裹着。若是我依照“清明前后,点瓜种豆”的农谚种上瓜蔬,就免不了要重新播种。

第二年,为了避开春日的霜冻,我又把玉米种迟了,秋日的霜冻提前,玉米还没有灌饱。霜冻说来就来了,毫无征兆,白天还骄阳似火,后半夜却落下了霜。经白天的太阳一晒,玉米叶子齐刷刷地萎蔫了,玉米的苞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白枯瘦,我心里着急却无能为力。谁让我过于贪心,觉得种上早熟玉米产量低,把种子换成了晚熟品种,一茬玉米,不能早种,无法晚收,两头掐去日月,玉米就无法完整地在土地里过完一生。

秋霜突袭,它令我心疼,却不得不承认,秋霜确是杰出的艺术家,它

给山杏树染上了一片红色,给白杨树染上了一片金黄,而给我那几十亩迟迟不愿成熟的玉米染上了一地的灰白,令我心灰意冷,我只好在干得一动就“唰唰”作响的玉米地里埋头忙碌,剥开耷拉下来的果穗,苞叶肥厚,籽粒干瘪,它们齐刷刷地用深陷的眼眶盯着我,以示不满。

这又是我的错,老一辈人穷其一生积累下的经验,就是大山立在土地上的规矩,抱以侥幸心理也许会让人偶尔尝到甜头,遭受的苦却更大。老辈人深知山的脾性,给我一次惩戒,让我在感到疼痛的同时,心里自然生出敬畏。

去南湾的路,是拾级而上的上坡路,我们的心里充满着希望,上坡路艰辛啊,我们心中有数。



繁花。李振文摄

有感

## 看戏的浪漫

□李泱(宁夏银川)

记忆里看过有印象的第一部戏曲是秦腔《铡美案》。上世纪90年代末,县城郊区临近集市的简陋剧场,确切地说,那甚至算不上是个剧场,临时搭建的窝棚,四处漏风。演出开始前,台上不时有看戏的孩童揭开幕布探头探脑,台下赶完集的乡人提着马扎摩肩接踵,天空中大雪纷扬,如漫天碎花。拐角处的板胡乐手表情淡漠,嘴里叼着旱烟,鼻梁架着圆玻璃墨镜,有一阵没一阵地拉弦,头歪向一侧仿若在倾听着什么。

一阵铿锵有力的锣鼓开场后,身边众人都站起身鼓掌吆喝,挡住我的视线,爷爷用手紧紧攥着我,张望着幕布拉开。一声高亢苍凉的起声,所有人都静下来了。在彼时我的眼中,那些唧唧呀呀和其他嘈杂声并无二致,不懂历史,不晓剧情,只是看旦角在雪中挥舞长袖,脚尖猛一踮起,似立在一朵玉兰花上。

少年时有过雪夜跋涉的经历,只要一听到秦腔的锣鼓,就能立刻驱走满身寒意,被带入那些雪夜戏台的幻景,天地苍茫,夹着朔风的凛冽,吐尽

胸中块垒。奶奶后来行动不便,总会盯着电视看戏曲频道,若是有秦腔她总会眯着眼惬意地听,不晓得那些情节重复过多少遍,故事又是怎样熟稔,但脸上从未褪下兴趣。

很多年后看《断密涧》片段时,顿悟了重温的魅力。那时在读《隋唐演义》,枭雄李玄邃归唐后虽荣华加身,但曾勇冠三军的一方诸侯怎会屈从于宫廷膳食总管之职,悲情英雄在最后选择奋力一搏,王伯当明知此事必败,劝谏未果后仍不离不弃,双双死于乱箭之下。“顷刻间千秋事业,方寸地万里江山”,那些唱段在李玄邃口中缓缓念出时,身边有些人泪眼婆娑,不晓得那一刻他们是共情于穷途末路的李玄邃,还是动容于忠肝义胆的王伯当,普通人在历史长河中也能找到自己的共鸣点。年少时抗拒的戏曲,在年岁渐长后血脉觉醒,越来越接受那些缓慢拖尾的唱腔,一板一眼的台步,明白为什么那些识字不多的乡人能畅通无阻地欣赏戏曲,他们在台上寻找着有关自己的故事,即使是不断地重复,但内心体验常看

常新。

和朋友逛苏州的环秀山庄,一看那假山,肃穆沉郁,像奚中路的铁笼山;看文物展,会通感到花脸的妩媚怪诞之美。戏曲早已成为我观看世界的一种视角。陈丽君的《新龙门客栈》大火后,晓得还有不少年轻人在亲近和了解戏曲,无论是旧瓶新酒,还是复古演绎,内核都是不变的,总能从中看出角色的孤独,是《锁五龙》中那句“满营将官俱已在,不见叔宝栋梁才。问一声秦二哥今何在?”是《锁麟囊》中那句“回首繁华如梦渺,残生一线付惊涛”。历经多少世事才能参透的孤独,如泣如诉,如怨如艾。

当然,看戏要能出能入。所谓“入”,是打开自己内心,将喜怒哀乐尽收其中,让所有情绪流经自己,而不是隔岸观火、雾里看花;所谓“出”,是体验人生时纵身跃入,认识人生时却要放下我执。

从跃动的光焰里穿过,在清白的月色下行路。我想待再多看几部戏,回家可以和爷爷聊聊,循着那些古老唱腔,穿越时空隧道。

广记

## 五月的雨

□社会玲(宁夏银川)

进入五月以来,天气就像得了病,气温忽上忽下,热时可高达三十多摄氏度,冷时可低至七八摄氏度。当然,五月的风可是一点也不客气,更不消停。好像是为了配合老天爷热烈的气氛,天越热,风越大,从早到晚,呼啸来去,呜咽怒吼,没完没了。还有五月的标配,黄沙,柳絮,这让鼻炎患者在这个季节分外痛苦。

顶着大风上班的路上,常想起那首歌,“我家住在黄土高坡,大风从坡上刮过,不管是西北风还是东南风,都是我的歌我的歌……”是啊,不管怎么样,这都是我的家乡,这就是我的家乡。再干涸的野滩里,苦子蔓花也照旧在风中摇曳着。西北的花草顽强,西北的人也皮实。

终于下雨了,下了整整一夜。早晨,太阳出来了,天上蓝盈盈地没有一丝儿云。那些高大的树,一反平日的摇头晃脑,枝叶凌乱。此刻全都安静地伫立着,新绿,干净,挺拔,个个像新娘子。树叶上晃动着点点水珠,阳光下发出钻石一样的光芒。草坪比平时更绿了,那些不知名的小草也俊秀了许多。草地潮湿而松软,一只喜鹊走走停停,东张西望。

谁家窗户下的鸽子在叫,咕噜噜,咕噜噜,嗓子里像含着一泡水。一个老奶奶出来了,绒线衣上套着件红马甲。她蹲在自家后窗下的草坪里,那儿有她巴掌大的一块“地”,她在那儿种了一行小葱,几簇韭菜,几头蒜。“田埂”上,“地边”上,分别还有一片苦苦菜和艾,一朵朵很肥大,干净漂亮,一看就是特意种的野菜。整个“地里”干干净净,清清爽爽,松松软软,没有一根杂草,甚至连稍大点的土坷垃都没有。阳光热烈地注视着大地,老奶奶的菜地里散发出一股潮润润的味道,含着青草香,泥土香,葱韭香。小葱的灰绿色的叶子吸足了雨水,一根根剑一般指向天空。老奶奶用手拨拉了一下韭菜油绿纤细的叶子,像拨拉自己小孙子的脑袋,一脸的心满意足,无限怜爱。一滴水落在了老奶奶的手背上,凉凉的,是昨夜逗留在韭菜叶子上的雨水。

一对年轻的母女手拉手从东边的路上走过来了。阳光把娘俩的身影投放在她们前面潮湿的水泥路面上,非常清晰的影子,简直像剪贴画,画里女孩头上的蝴蝶结很漂亮。

太阳在给她们录视频,她们走,影子走,她们快,影子快,女孩子蹦跳了一下,影子也跟着蹦跳了一下。影子突然站住了,妈妈笑着说了句什么,娘俩同时把手举到脑袋边,伸开食指和中指,于是,地上的影子便也做了个“V”的手势,哦,太阳在给她们拍照呢。娘俩看着地面一起叫了一声“耶~”然后哈哈笑了。笑声清亮,水洗过一般。